

# 大学

Great  
Wisdom

Small  
Courses

# 小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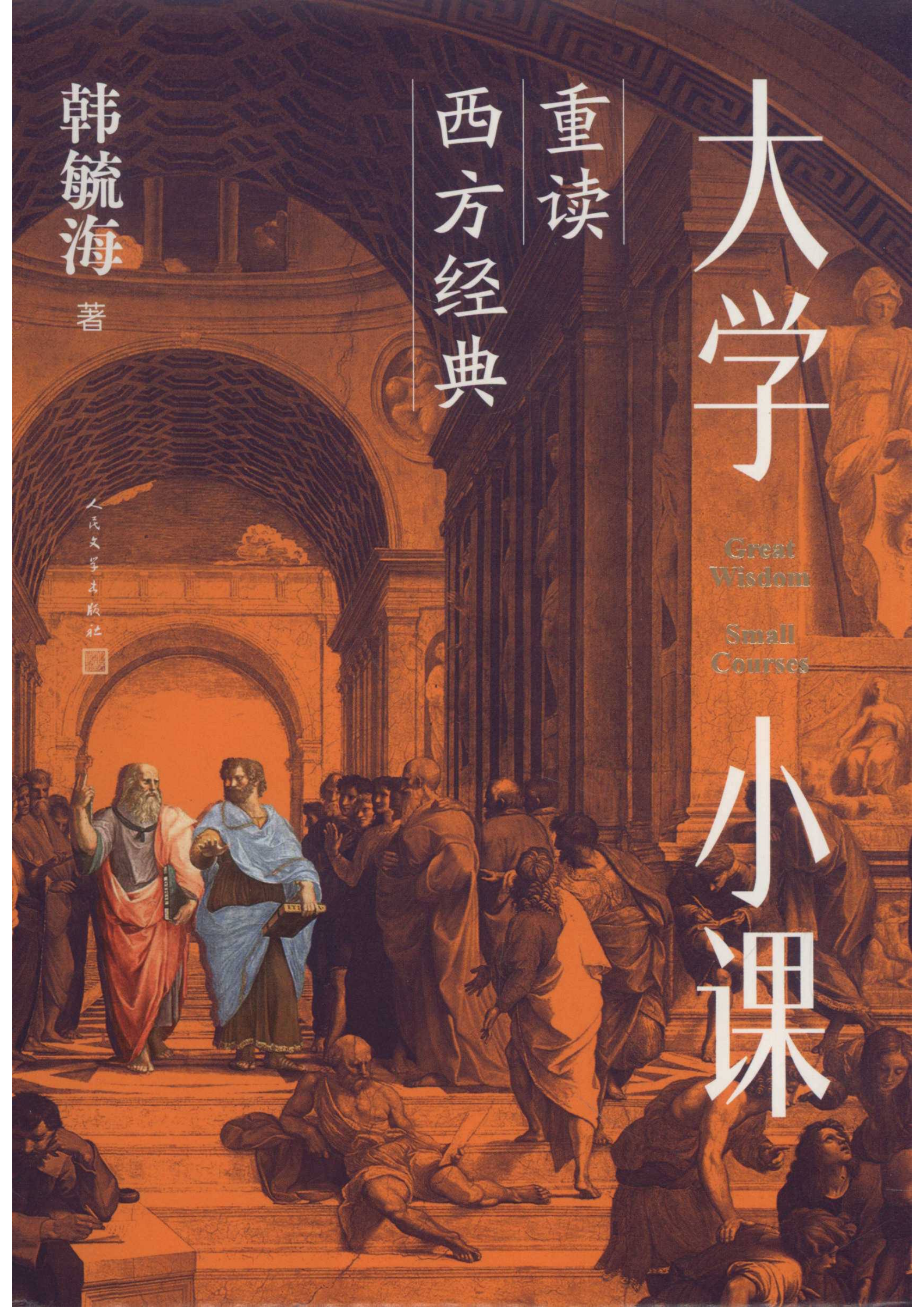
重读

西方经典

韩毓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大学小课

Great  
Wisdom

Small  
Courses

韩毓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读

西方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 / 韩毓海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 -- ISBN 978-7-02-018901-4

I. B1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E0K262号

责任编辑 陈彦瑾 陈悦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装帧设计 刘远

责任印制 张娜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印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173千字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1

印数 1—20000

版次 2024年9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2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8901-4

定价 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韩毓海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 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五千年的长征》《风起陕甘宁》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6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九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七届《上海文学》奖等，入选2014年、2016年“中国好书”榜。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

◆ 本书为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名著导读”课讲稿。作者选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克劳塞维茨、黑格尔、马克思、熊彼特、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影响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家进行讲解，展示了“西方”从哪里来，近代西方如何兴起，以及资本主义如何塑造这个世界，同时更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 作者立足中国自身的文明历史与当下中国，在对西方思想理论进行拆解、重述的过程中，重点就自由意志、劳动、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与文化、建设现代化国家等要点做了思想脉络的梳理，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做了深刻而生动的阐释。本书堪称建构中国自主体系、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新作。

大学小课

重读西方经典

Great  
Wisdom

Small  
Courses

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商品交易……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有一种悲痛无以言述，有一种伤口无法治愈。啊朋友！朋友们都已逝去，这里只留下空着的桌椅。

他们在这里讲述革命的奇迹，他们在这里点燃火炬，在这里，他们唱着明天的歌，而明天，却永远不会来临。

从角落的桌子，他们眺望了新世界的诞生，我听到了他们——他们正站在新世界歌唱，歌声变成了人类最后的共同体。

残阳下最后一个街垒——啊朋友！朋友们都已逝去，这里只留下空着的桌椅。

有一种悲痛无以言述，有一种伤口无法治愈。幽灵在窗外走过，地板上还有幽灵的倒影，朋友啊朋友！朋友们都已逝去，这里只留下空着的桌椅。

请原谅我幸存下来，独自听着幽灵的歌曲，歌声变成了人类最后的共同体。

——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阿兰·鲍伯利

《悲惨世界》（音乐剧）

# 序

韩毓海老师的授课实录《大学小课》即将付梓，嘱我写序。作为学生，我冒昧地把自己的一点学习体会向读者汇报。

去年（2023）韩老师的《红楼》一书出版，在北大红楼开座谈会，我发言时提到了他的一些“早期作品”。与他近年来撰写的一些主题出版著作相比，三十年前的那些篇章，思想更尖锐，语言也更尖锐，就像是解剖刀，对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位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更从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角度做出了极精彩的回答。

现在这本《大学小课》，同样是在回答上述问题。韩老师选取了十几位影响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家，把他们深邃的思想，用明白透彻的语言，向北大学生和读者们娓娓道来，展示了“西方”是从哪里来的，近代的西方是如何兴起的，资本主义又是如何塑造这个世界的，同时，更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韩老师说，这些不是学问，是他的“心事”。他的心里，装的是天下大事。他

反复在追问：五百年来谁著史？

今天，中国人要更加自信，更加自立自强。但越是自信，越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就越应该了解西方并善于向西方学习，不能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没什么真东西、好东西了。列宁曾经一遍又一遍地讲这个道理：“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

一门课，或者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书，当然远不是西方思想的“全部”，也不是这十几位思想家的“全部”。讲什么、不讲什么、怎么讲，取决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取决于水平。本书的叙述结构独具匠心。第一篇选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和克劳塞维茨为对象，这种组合罕见，但作者恰恰通过这样的组合，深入浅出地引出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三个维度：形而上学思想、法治观和战争观，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西方政治传统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政治传统”，由此，层层递进地，开始讲述在辩证法方面更具方法论自觉的黑格尔和马克思。本书对马克思的解读，不是简单地基于传统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而是通过比较黑格尔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

分析逻辑，清楚地指出马克思是如何超越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主体建构逻辑，而从具有历史特定性的“资本”范畴入手把握现代社会的生成和运行机制，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阐释逻辑。讲到了资本，讲到了社会经济问题，于是又顺理成章延续到了当代，从而将熊彼特和萨缪尔森等人的经济学理论纳入视野之中。可以说，本书虽然采取了非学院非“专业”的叙述方式，似乎跳跃性强，似乎有很多留白，但线索是清晰的，逻辑是完整的。至于作者的很多解读是不是准确，自有商榷、争鸣的空间。我以为，不能也不应该通过韩毓海的书来“读懂”黑格尔和马克思，经典是要靠读者自己反复去读的，自己偷懒，就不会有真学问、真体悟。韩老师的书读起来痛快，但当然迷信不得，他引起了你读书的兴趣，这就够了。

本书的内容不局限于介绍和展示西方的思想与历史。韩老师讲学、著述的立足点，始终在中国自身的文明历史与当下的中国，“通过了解西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从而认识我们的现实，感知我们文化根脉”。在对西方思想进行拆解和重述的各个篇章中，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是始终在场的。比如在点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作者自然而然

谈到了严复和本杰明·史华兹关于西方文明的定位之争，并基于公允的立场对之做出判断。这不仅涉及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也涉及如何理解已经有机融入当代中国人的总体生活，并构成中国当代文明骨架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交换、比较、反复，只有了解西方的思想与实践，才能理解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所苦苦抗争、苦苦求索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的“先生们”逼出来的，“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从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工业化，到邓小平时代融入全球化体系，再到今天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这都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变，是中西方文明比较的结果。这比较，有平等的交流互鉴，有平等的竞争，也有不平等的压迫、遏制与相应的反抗、斗争。

韩老师讲到的这十几位西方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习近平总书记都曾提到过。我们今天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想学得更深，真正做到“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不读这些人的书可能是不行的（当然不止这些），都读通了，才能深刻理解什么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

的原创。中国共产党是最善于继承与学习的，又是最善于创造与超越的，真正站在巨人的肩上。

这些人的学说，长期以来被贴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标签，被引进到中文世界之后，被各个学科的师生奉为经典，经典的解释权也被各学科的教授们垄断。但是，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打破了学科界限，从政治思想演进、资本主义体系席卷全球、社会革命此起彼伏星火不灭这三条主线，全景式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如何被构建，既有对宏大叙事的思想认知，又有对“资本主义精神”细致入微的分析，还有对人性的探究，讲的时候天南海北、行云流水、汪洋恣肆，但形散神不散，哪段话背后都离不开作者所理解的历史逻辑和规律。这是独特的讲学与写作风格，也对我们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做出了方法论上的贡献，就是要在把握精髓要义和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全面、完整、准确地进行系统学习。

韩老师把书名定为《大学小课》，这个课，专门讲解大书、大人物、大学问，当然应该是“大课”。说是“小课”，一来是“小班课”的意思，二来也是他谦虚。那什么是“大学”？大学是探索宇宙真理的地方。大学大得很，“眼底未名水，胸中

黄河月”；大学要明大德、立大志，也要培养大写的“人”。大学虽然分科分专业，但真正的大学，必须有很好的通识教育，因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也是权力。现在大学里精细化的专业知识和学科体系，有很多优点，但也形成了对知识体系的割裂。大学里面开通识课的意义，就在于打破这种人为的将真理与规律割裂化、利益化的做法，将知识的传授从权力与利益结合的“障眼法”，重新回归到知识赋予力量的初心。

这些年，北大建设了几百门通识课，“大学小课”显然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门。中文系的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资本主义金融问题，到底讲得怎么样，难道不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吗？韩老师开了一门跨越几千年，从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想史再到经济思想史的跨时空跨领域的课，这就是北大的气度。他在北大师生中有好些知音，我也盼望，这本书能为他赢得更多知音，韩老师的“心事”，要有人听。

任羽中

2024年6月25日

## 缘起

我记得：2014年5月4日上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汇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时，讲到了要开展“小班教学”。

开展“小班教学”的意思是：只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学术前沿的课程，只要目前世界一流大学有的基础课、前沿课，我们都要争取开，即使只有几个学生选，我们也支持教授开课。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导读”这门课，就符合这样的原则，它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课，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包括我曾经任教过的纽约大学都有这个课，只不过他们那是开大课，而不是小班教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这样讲道：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

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由此我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峰，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去孤立地讲马克思主义。

自2017年第一学期起，我开始在北大开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导读”，开课的理由，就是从问题出发，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这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这门选修课，采用的是小班教学的方式，当然，这也是响应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所以，把它称作“大学小课”。

说到“西学”，我想起较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严复的话。在《天演论》中，严复说：“自希腊倡说以来，至有明嘉靖隆、万之间，其说始定，定而后新学兴，此西学绝大关键也。”<sup>①</sup>

所谓“从问题出发”，首先就是从严复所提出的“西学绝大关键”出发。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西方自1500年以降的兴起，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是其力量（特别是军事暴力）优势所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明确地把它描述为西方在“科学”与“资本”这两个主要方面的优势之确立。而在严复以来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优势的确立，乃是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长期“进化”所造成的结果，中国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完成这样的“进

---

① [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全译本）》（附《天演论》），宋启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8页。